

1. 一九八四年第四期《音乐研究》发表了萧伯青(从方)的《忆刘天华先生补》,文中说:

一九三五年六月,在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,由刘先生的学生们在协和礼堂开了一个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。会的节目说明书还是由沈仲章同学去找金克木先生译成英文的。

这段文字,最近出版的《读书·读人·读物:金克木编年录》(作家出版社,2022年6月,第70页)、《众星何历历: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》(中华书局,2022年10月,第97页)都引用了。《编年录》将“萧伯青”写成了“萧伯清”,是普通笔误;《朋友们》提到萧伯青、刘北茂都回忆沈仲章参加了这次纪念演出,刘北茂更具体,说他二胡独奏《良宵》,但作者“依稀记得父亲说过,在一场刘天华纪念音乐会上,他演奏的曲目是《病中吟》或者《悲歌》,故推测早年还有其他规模的纪念会。我欲寻找文献佐证,还望博览者留心并赐教”。

刘天华去世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,所以萧伯青记得这场演奏会是在六月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”。不过,借助如今较为发达的学术资源,不难检索到正确日期是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。《华北日报》当日有新闻《刘天华遗作演奏会 今晚九时在协和礼堂举行》。次日,《华北日报》又刊发详细的跟踪报道《名音乐家齐聚协和 演奏刘天华遗作》,内云:

音乐家蒋风之、韩权华等十六人为追悼其先师刘天华,特邀集平津同学,于昨晚九时,在协和礼堂举“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”,到三百余人,西人参加者甚多,八时许座位已满。

开幕时,由女子文理学院音乐主任杨仲子致词称:刘先生逝世,距今已三年,在逝世一年后,即有筹备追悼演奏会之举,终以时局关系及各人散处各地,聚会不易,均未克如愿。今年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,且最近将移葬西山,故趁此机会举行,至此演奏会,完全为其门弟子发起,本人与刘先生为友好,而参加演奏者以准备忙碌,故推本人报告云。杨报告毕,即由刘夫人殷前真女士致词。夫人因感伤过甚,泣不成声,仅云承诸位光临,深致谢意云。

刘天华·金克木·沈仲章

——节目单保留文献与史料的典型之例

严晓星

演奏开始,各演员均着白绸长衫,静穆凄绝,盖以示哀悼也。

其下一介绍当晚曲目及其演奏者,到上半场最后是《良宵》,“由沈仲章二胡独奏……奏者手法娴熟,更为难得”。最后,“十一时演奏完毕,参加演员合摄一电,以资纪念”。这能佐证刘北茂的记忆。

从杨仲子的致词看,这应该是第一次举办刘天华的纪念演奏会。林友仁、刘立新《沈仲章生平追记》说:“沈先生为这场音乐会精心编写了说明书,并演奏了他最有心得的刘天华的二胡曲。从此,他不再演奏二胡了。”倘若属实,那么早年沈仲章为纪念刘天华登台演奏二胡,大约仅此一回。民国时期,还有一场以纪念刘天华为主题的音乐会,那是一

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,国立音乐院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举办的“纪念刘天华逝世十周年国乐演奏会”,陈振铎、曹安和等都参加了,而这时候,沈仲章正因居延汉简图制版一事滞留上海,也不可能去重庆。

2. 二〇一九年五月,偕同友人樊游游江阴,与联系多时的陈君介甫见面。刚入席,陈君忽然递来旧纸一张,是八十多年前的“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”节目单,说是送给我的,当下称谢愧领。这回因为读《编年录》与《朋友们》,特意取出,发现它果然就是萧伯青提到的那次演奏会的实物。

节目单为折页,封面用粗黑框,印有刘天华的照片与墨书签名,其下为三行横字:

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
日期: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九时
地点:协和大礼堂 票价:前排二元/后排一元

封底是封面的英文翻译,无疑就是金克木先生的手笔。“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”译成五行:

CONCERT OF LIU TIEN HWA'S POSTHUMOUS WORKS ORGANIZED BY HIS PUPILS IN MEMORY OF PROF. LIU

即“刘天华遗作音乐会(其门弟子为纪念刘教授而筹备)”。

折页展开后,“秩序单”的中英文版一右一左。演出分第一、第二部(即上下场),中场休息,依次列出序号、曲名、乐别、作曲年份和演奏者。主要曲目及演奏者是:

《混江龙》,周宜、曹安和、杨筱莲、潘君方、陶筠;《病中吟》,刘北茂;《闲居吟》,陶筠;《月夜》,高尚仁;《歌舞引》,韩权华;《苦闷之讴》,那增昕;《悲歌》,程朱溪;《良宵》,沈仲章(以上第一部);《改进操》,曹安和;《空山鸟语》,李光涛;《光明行》,蒋风之;《虚籁》,杨筱莲;《独弦操》,蒋风之;《独影摇红》,陈振铎;《变体新水令丝竹合奏》,陶筠、曹安和、李光涛、韩权华、潘君方、齐级、蒋风之、那增昕、李光涛、高光仁(以上第二部)。

对照英文翻译,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:其一,《良宵》,金克木并没有像其他曲目一样,按字面译成“A Good Night”或“A Beautiful Night”,而是译成

“New Year's Eve”(除夕),他无疑知道《良宵》最早的题目是《除夜小唱》。其二,《虚籁》一曲,单看题目,未必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本意,但既然“又名《今夕》或《长夜吟》;是某一个夜晚万籁俱寂有动于心时中的收获”(沈仲章《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》),那么译成“*Nocturnal Whispersings*”(夜间细语)就很合适;其三,曲目中有两个丝竹合奏,“丝竹合奏”翻得简明些不大容易,前者金克木用的是“*quintette*”(五重奏),后者十个人,用的是“*orchestra*”(管弦乐队),可算是尽量贴切了。

此外,金克木的译文还可以意外地成为校勘依据。参加《变体新水令》演奏的有一位“高光仁”,但“出席演奏会全体名单”里并无此人,那么,到底是名单有遗漏,还是高尚仁的误植?从译文来看,这两个人的英译都是“*Kao Shang Jen*”,“光”是错字无疑。

节目单另一面展开后,是一整开的《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》,作者署名“*门人沈仲章谨撰*”,是一份详尽而富有个性的曲目解说,约两千字。

江阴市博物馆还藏有这次演出的石印海报,上半部分的文字与节目单封面基本相同(小有详略),中英文对照;下半部分为“演奏会节目”,仅列曲目与演奏者,《混江龙》少陶筠,《新水令》少齐级,高尚仁的名字也是对的。

3. 从一九三四年起,金克木进入“*刘天华遗作音乐会*”的译匠时期,沈仲章先生不为己谋,将心血融入他人的事业之中,都是我极尊敬的前辈学人。这份旧节目单保留了他们的早期文字,而竟意外归我,陈君厚意可感。同时我也意识到,节目单作为一个易损耗的实用物品,保留文献与史料,这是一个典型之例。文艺演出的节目单,是近代以来城市公共场域形成后的产物,早期的多则几百份,少则几十份,甚至有屈指可数者,越数十年,往往十不存一。一九三五年,刘天华遗作演奏会“到三百余人”,那么这份节目单就是三百多分之一,相信不会是孤品。但对历史有温情,对前辈存敬意的后继者,也足够珍惜它了。

有时候,节目单还会提供一些“附加”的意外史料。这里不妨生发开去,再举两个近期所得、所见之例子。

前些日子,在网上买到一张话剧《蔡文姬》初演时的节目单,是素所敬仰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的旧物,封面有钢笔

签名“黄翔鹏”(“鹏”是“鹏”的古字),下有“小字四行”,也是黄先生的笔迹:

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。是日郭老亦偕其子女莅临剧场。

此外之“郭老”,无疑是指《蔡文姬》的作者郭沫若。翻检新出的《郭沫若年谱长编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7年10月),是日无记。这寥寥数字,正可补《郭谱》之缺。

近日又在网看到《北方昆曲剧院庆祝成立晚会》(1957年,北京)的节目单,不知其名的原主人在里面写了一段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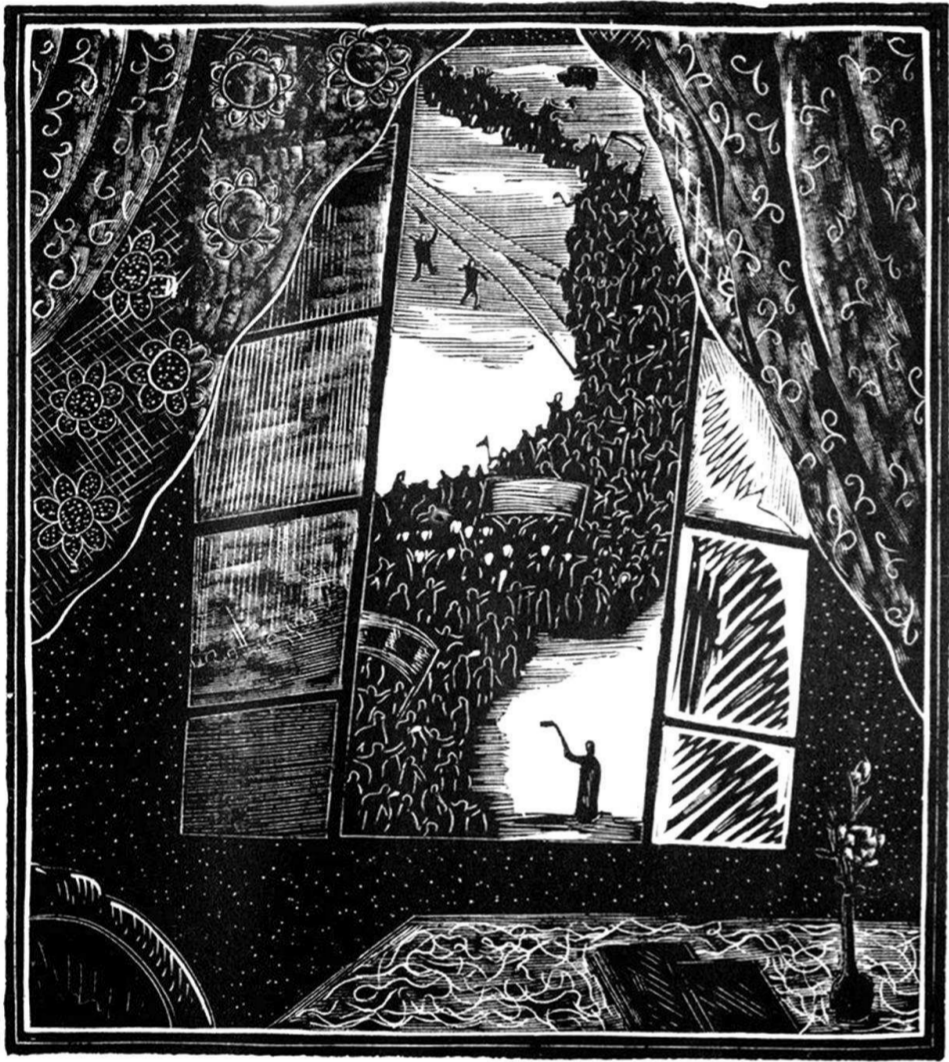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念三日演出于人民剧场。是日陈毅、康生、夏衍同去观剧,演毕并上台与演员握手。

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,在当时的戏曲界是一件大事,《人民日报》给了一定的篇幅。从二十三日新闻《戏曲界的一件大事》中可知,陈毅、康生都参加了成立大会。二十五日,又以《梅兰芳、韩世昌、白云生首次合作演出《牡丹亭》》为题,报道了二十三日的这次晚会,“演出结束之后,前来看戏的陈毅、康生、钱俊瑞都到后台向三位艺术家和全体演员致敬”。节目单上的这段话,可以为之佐证,只是夏衍在场未见报道。

陈毅、康生、夏衍三人中,已有《陈毅年谱》(人民出版社,1995年12月),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至二十六日之间有八天从缺。若有人补《陈毅年谱》,或为康、夏作史料编年,此数语可供采摭,亦可作为考察线索。

这么说,并不是侈谈这两条材料有多么重要。事实上,在郭、陈、康、夏的丰富甚至复杂的一生中,这两次观剧可称微不足道。尤其是陈毅作为政治人物,官方年谱的阴暗深浓,自有别于他人的标准,未能一概而论。但另一方面,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尤其是年谱长编(这里不用它“初稿”的原始意义),总还是以搜罗齐备为目标。这些零星的记载,当然应该纳入史料搜集的范围。亲临现场的观剧者在节目单上记下的见闻,若论体裁,略似题跋,若论性质,则近乎日记——只不过它既非写在日记本上,也不是逐日有记。近代以来史料的丰富性,不仅体现在留存数量上,也体现在它的多种载体上,于斯可见。

壬寅平安夜动笔,癸卯正月初十改毕。是日恰为刘天华冥诞



笔会

子夜之图

第20幅

(版画)

刘岷

转弯是个大事。走路碰到墙,声音遇见管道,舌头遭遇酒。一条江甩掉的山峰由高变低由深变浅。房屋浓稠了。擦着国际大酒店下来的横江,转弯了。连带的石头和波涛有一场忽明忽暗的较量,我是下了好多石阶,才看清这里的门道。我一步步地下来的,不然,一时半会儿可能接受不了。水花翻卷,有一股力量在底下鼓捣。江面飘着缕缕雾气。徽州是热的。好多老东的东西在堆积,很快超过身高。

一条条的石板很忙碌,是方正的,也在不断摔接出弧度。挺直和弯曲,在眼前同时发生。水落了不久,我满足了我的好奇心。桥背里的景象足够惊心动魄。偶尔的鼓奏和平缓的低调,都在不动声色。现在的情况是,一个坚固和柔的大洞将冒险和阅读一起包含了。有点晕乎呢,仿佛我卷入了那里的速度,一条一条一圈圈的,好劲道!桥墩斧刃般劈开潮流,翻滚的现象多起来,明亮和灰暗的色彩在不停地区分和融合。老街和黎阳分别端坐桥头。中间的青石板没一块短缺,仿佛一口气沉落丹石。碰到牌坊臭鳃鱼碗雕豆腐,要慢下来。长长的体验就丰润厚实了一些。末梢在小巷里细小。背面的时光稳固而充足,一条条的经历,往着暗影里归纳。有的长出绿苔、小草。那些新的打算和苗木,全被我看到了,更多的旧部我还没有捕捉到。徽州的天空就是这样卷曲的,纷纷扬扬的雪花全要回来了。通透的心思和温暖,还得加一个通宵吗?由南向东也是个大事。不是围墙就是河流,水果、旌德大米,每天都围着。经过老大桥,我转了好多弯。不这样,由南向东成了石板通道。我的脑门有些发烧了。贴着孔洞过来的凉意又浓又老。近五百年啊,绝不是轻飘飘的。

锣鼓遍地,声声呐喊是跃起的又一股劲道。好比一条小青鱼从潮流里又重又亮了。那是隆阜的戴时亮在嫁女。喜动不小呢,也就是公元1536年,他把黎阳和屯溪连起来,用一座大桥。一个大景象里落准始点。嫁女造桥一起办,好比两块石头挨一块,特别重大了。给女儿一个祝福,给徽州一个通畅安康。事情做得高调。一大堆响器更是响彻徽州。大地的缺口被弥补,行走、挑子和目光一起朝着高处来了。戴时亮大碗喝酒大声说话,是一个响亮的人。从布袍里忽地伸出的手指,曲直精

妙。可他的小九九顺溜了潮流,横江、率水一起贴着石头东流了。竹筏、茶叶、号子、桐油、木炭在三江口里热闹着。140年之后,程子谦说戴老先生开了个好头。程子谦单纯,不附任何条件,愿景就是中流砥柱,就是要修建被水毁的老大桥。费时两年桥成。17年后,也就是公元1693年桥又被水毁。程子谦说桥不坚固怪自己,也许他信,那一百多担材料(糯米浆、猕猴桃藤汁、灰浆)加灌进来,桥就千秋万代了。世上没有后悔药呢,儿子程岳接着修。程岳是广西清吏司、员外郎。父命和乡贤的初心重于泰山。举起石头,日月就在手中轻薄了。老大桥把徽州人的实诚一块块地垒砌,一点点地圆满了。决心和时艰,担当和力量,在闪闪烁烁。

生活没离过桥。我出生的地方叫瓦窑桥。那是江南一个很老的小镇。升金湖的波涛穿裂了街道。情况来得突然吗?一座石孔桥有点手忙脚乱了。许多石头在一起,也没顺溜出一个平坦的局面。东边零碎的状态没能扶准西边的势头,南面和北面似乎也少统一的线条。那些缝隙里的暗影长长的深深的,伸进了料想不到的地方。

苗芝是我的堂姐,三伯父的女儿。由于突然,错乱了好多东西,到底苗芝为什么来到石拱桥?脚下被绊了,还是一心在想着什么?至今我也无法说出个子丑寅卯。要命的是倏忽一闪,苗芝晃动着天空、自己和石桥,一片明亮一片漆黑,长街在她的眼目里断了,没了。大伯的老药店就在桥头,大伯的女儿苗蓉是苗芝的好朋友,怎么没去找她?真他妈的见鬼!一颗石子,再小也会把沉落一见到底。水泡覆盖了突如其来。这事惊动了瓦窑桥!三伯和三妈哭天抢地。怎么就让苗芝一个人来到桥上呢?三伯三妈不曾生育,苗芝很小时从胡家抱来的。白皮肤,瓜子脸,细眼睛。三伯经常将她驮在肩头,大手握着小腿,嘴里哼唧唧地叫着,

从上街头跑到下街头。多年以后,母亲对我说,家里人都喜欢苗芝。奶奶说她的样子就是我们家的人。水里捞上来后,三伯三妈为苗芝做了一场大法事。说起瓦窑桥,我回避不了苗芝堂姐。我没见过她。

瓦窑桥的孔洞像是小学生画的,顿了顿补了补,似乎有点不能自圆其说。乡下不能和城里比,一个圆也不容易呢!总的说来,一个满月升在升金湖里大写着意着。江南小镇亮堂了。每天早上,大鲤鱼在篮里活蹦乱跳。十多副内案上,大块肥膘长条瘦肉,蹄膀口条肝肚,都在过斤过两。发红的波涛有点热闹,那是镰刀在淬火。老铁匠的手艺一半在火里打造,一半在水里咕咕叫。带温度的东西不少。冒热气的豆腐不论斤两,敞开白布,小铲子划开界线。边角料里包着奥妙。和围棋一样呢,金角银边草肚皮。亏了赚了,老吃货知道。我从没看到乡亲们修整过瓦窑桥,多少年过去,她还是老样子,和波涛凝一起,有软有硬地安放在烟雨江南。难道传说中的造桥要人命的,苗芝在桥里,有了魂的桥才牢!家乡的名字就是这座石拱桥。

太多的想不到呢!镜片忽地蒙上雾气,口气重了,自己弄的,还是什么情况?前方模糊了。牛粪、石拱桥、栗林、猪栏都在路上。有人问我最先碰到了谁?那个八月末的一个上午,一个女人坐在两排房子的走廊上看着我。该不上看笑话,但臭汗在我脸上亮晶晶地挂着,我差不多走了一小上午。一个转弯,栗林里出现了面对面的两排房子。生活的逻辑很强大。我被安排住祠堂,祠堂里又黑又破,我不干。我还是老样子!来龙山坡上的栗林不小,枝干上松眼瞪着人的目光,翘着大尾巴在转圈。生活不断改变的命运怕被看到。尾声如同开头,浓密的叶片里看不到了。我开始写它们,从一棵树的根部写起,一直写到树冠,中间碰到了黄栗果子和黑

乎乎的鸟窝,一个晚上不够再来一个晚上。树冠上面没得写啦!那时我不懂,虚实之间的动静或摇摆不是我怎样就怎样,像我沿着小河跑步,顺着下去逆着上来,不是一条道也不是一条河。寻着杂乱的棕色的毛,我找到了茶棵里一只血肉模糊,像猫一样的小兽。暗夜里有一场鏖战,或者黎明里的搏杀,曙光也很锋利。小河在边上淙淙地流着。我将它捡回来。腌了一段时间,它喷香了饭头。树上有一只小猫头鹰,掉落在菜籽堆里,爱人下课捡到了。我喂它青蛙、肉皮、虎头虎脑的山蚂蚱。它站在院子菜堆上呷呷叫着。一只爱干净的鸟,结冰的天气也在水里扑扇着翅膀,把自己和钵子洗得稀里哗啦地响。它逮老鼠了。爪下撕开的鼠皮露出鲜红的肉,吃一口回望我,细细的鼠尾在尖嘴里一抖一抖。它一点点地挨近鸡窝,忽地咬住鸡脖子。我恍然大悟,两只失踪的鸡崽是怎么回事。一顿臭骂,它跳回了菜堆。养鸡种菜,乡下的生活青绿又生动,不时也插上一点邪恶。村子里的哑巴,躲在厕所边,斜吊着眼睛盯着鸡群,手里拿着大石头,正好被我看到。我去砍柴,顺着来龙山往上爬。我很高了,学校在眼皮底下小了。茅草又深又密。手起泡了,不是很痛。我不时看看它,大了还是小了?不能弄破,那样更糟糕。我希望碰到野鸡或者兔子。来一个意外,来一场追撵,至少比现在有趣多了!可我啥也没碰到。粗枝和茅草的下面学校和灰又小。锣鼓在响,一队人抬着棺木从两排房子之间的坡度里上山了(搞不懂为什么从村里绕着来学校,难道转弯很重要吗?)一只公鸡在棺头上很安静。

我教数学,写诗。在诗和数学之间,我有点吊儿郎当,还在背地里说领导坏话。同事听了有的惶恐,有的捂着嘴笑,也有的看着我。中考,我猜到了一道大题。数学成绩在全区名列前茅。校长在教师会上表扬我,学生帮我

卷曲的石头

阮文生

没有了,库埂和山路也失去茅草。新的建筑群把我们的心念都调换了。披着水泥的坡度,能让我们走向软软的泥土吗?

流水依旧。卷曲的名字,无非是瓦窑、尧渡、太平、徽州。石头围绕的不是空洞的道理或口号,尽管暗影重重风声萧萧。山水有高低,差那么一截,就有过不去的时候。2020年7月7日屯溪大雨。空中粗壮发亮的雨条,到了地下全都横了,痉挛似的扭曲着鼓突着。近十点,屯溪老大桥被洪水冲塌。我惊呆了!一大块徽州说没就没了。折损的层次和结构伤痕也看不到了。石头和碎屑在波涛里奔突,就像1996年,屯溪一中突然进水,棉絮、书,小乌龟在水里漂着。爱人被一个老师背着蹿过上涨的洪水。她的手里拎着一只篮子,篮子里一只小猫。7月6日下午,我还在桥上经过。现在,屯溪残了不能走了。慌乱的泪水在寻找!从上午到晚上我的脑海里都是轰隆隆的巨响!大桥积累的脚步碎落到哪里?留住留不住的都是来回。刻骨铭心的东西落下去,连自己也不知道。平时,徽州的水好看,天气燥了,大水常常从根部将一些美好的东西给掏了。徽州是个大古董啊,包装、品相、造型引发了无数脚步和心跳。追梦徽州不会老!洪水拆解的锁状的石条、铁块和秘法被逐渐归拢,残存的桥墩像阳光一样在升高。始点还在那儿,顽强精致,能画直线能画圆。戴时亮、程子谦、程岳等乡贤在石碑的汉字里又深又易懂。一年之后老大桥回来了。七个孔洞里卷着大石头,圈圈回流的还是熟悉的调子。一长串大词满载着故事在云水里欲说还休。不累的是卷曲,会画圆的是石头!

单孔的多孔的桥啊,经历的大单一直是落在接龙。一大堆石头和流水,有点望不到头。迷茫、缺失、纠结拆解了又在桥头堆高。山岭逶迤草木青绿。家里人很久以前,三月一到,祖父要到祁门黟县一带行医。想不过,祖父后来到了徽州。生活少不了跨度。转弯,由南向东,不断深化了江南和徽州。枝梢在微风里飘摇,声音继续在流水里堆积。儿子背着沉沉的书包,经过老大桥。戴时亮为嫁女而造桥,水往下流啊!石拱是坚硬的又是吉祥的。儿子从屯溪一中考上梦想的大学,从事喜欢的粒子物理研究。乡下学校的红果子一直鲜艳着儿子的记忆。多年以后,我们去了大桥中学,可是栗林、松鼠、书声

2023年1月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